

《城南旧事》的作者是林海音，林海音是《城南旧事》的作者，这是一个中学生为了阅读报告，在学校图书馆书架取下《城南旧事》的第一印象。然而这像武陵渔人忽逢桃花源，从此神游在老北京的驼队铜铃声中，在“送别”的长亭古道芳草之上，徘徊着徘徊着。自此对林先生产生了莫名的敬仰，那年我15岁。

## 骆驼铃声

叶国威

尔后，买得吴贻弓所拍的电影《城南旧事》一套两片的光盘，多少年过去了，看了无数次，每当看到“爸爸的花儿谢了，我也不再是小孩子”一幕，我都不能自己得扑簌簌流下莹莹的眼泪。

1992年，齐邦媛、殷张兰熙合译的英文版《城南旧事》出版，那年我只身自香港渡海来到台湾求学，却不知自己已与林先生同在一个天空同在一个城市里。前些年我还在想，如果当时的信息像如今的透明发达有多好，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拜访她。有一次我和董桥先生谈起这事，董先生说他曾与林先生通信多年，日后如若找出书信来，会送我一通存个念想。

就在2018年某日，我到友人的一间古董杂货的小店小坐聊天，在书架上看到几本旧书和文学杂志，一本浅绿书脊《城南旧事》宛如新书浮现其中，心想这纯文学版已有了，但还是忍不住拿起来，向友人叙述与林先生无缘得见的事。当书翻开，万万没有想到在扉页上竟然有题字“送给玫瑰林海音七十年青年节”，一时心情雀跃，眼泪都要掉出来了。因友人志不在卖书，便以书相赠，而我终于得到一本林先生的签名书，遂了多年心愿。

林海音先生出版过很多书，有长、短篇小说、散文等等，我除了有最爱的《城南旧事》外，还有她第一本书《冬青树》、书写文坛友人前辈的《剪影话文坛》等，而她的女儿夏祖丽所写的《从城南去——林海音传》更是值得推荐给钦慕或想多认识林先生的人，当你看完全传，你更不得不佩服林先生，她主持联和报副刊不分省籍资深资浅，只论作品的好坏与否，没有林先生在那个年代，年纪大一些的就不会有《鹅妈妈》的杨逵、《笠山农场》的钟理和，年纪轻一些的就不会出现《儿子的大玩偶》的黄春明、《蝉》的林怀民。

黄春明在林先生的纪录片《两地》中受访时目泛泪光地说：“林先生真的也是我文学的母亲，她把我带大。”“海音的声音，我想这个声音对中国文坛，是个永恒的声音，在这声音里，很多年轻一代都会受到鼓励，再继续创造我们……一个更光辉的年代。”

近日我因寄了一篇文且给余师母预祝她中秋平安，余师母自高雄来电，谢谢我每年都没有忘记她。其实是我这个晚辈要感谢她，因为余师母一旦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，或许久没有我的消息，便会打电话给我。这次我主动请余师母说一论余家与夏家的往来，因为他们两家住得非很近。余师母说：“海音每去新生报社时，经过我们家通常会按门铃，有时会拿一两个她做的菜来给我们加菜，离开前还会说请我代问候光中的爸妈。我出生时很小只，像小猫咪一样，所以我的小名叫咪咪，而跟我很熟的朋友，也叫我这个小名，海音自然也叫咪咪，但是夏家大女儿祖丽也叫咪咪，海音为了区分就加上大小，大咪咪咪咪。”

自余光中先生受聘香港中文大学，余家便迁居香港。那时会址在香港的“世界中文报业协会”每隔一年在香港举行年会，林海音和何凡（夏承楹）都被邀到港开会，会后，他们一定到余家拜访。余师母说：“陈之藩以为好吃的炸酱面，要用香港做的磨菇酱才地道，所以海音来香港，她会叫我带她到大埔街市去买磨菇酱带回台北。海音很喜欢烧菜，烧的不是什么大菜，多是家常菜，因她非常好客，常常借由为友饯行、接风、生日不一而足的理由，请朋友到她家做客，故人称她家客厅是半个文坛。”

我记得董师母说过，林海音喜欢吃橄榄菜，她们在逛街时，最后会带林先生到上环的潮州店里买。潮汕的橄榄菜的确好吃，简单的一碗白粥，加上一小勺就滋味无穷，原来我和林先生一样爱吃。



浦江之帆 (剪纸) 奚小琴作

我结识大、小金福安，都是在世纪之交。大金福安，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；引见者为当时文汇报总编辑吴振标先生。小金福安，则是当年同济大学经营学院的党委书记，引见者是如今的音乐出版人程峰同志。他们可都是豪放又热情的智者！而我马上又成了大、小金福安结识的引见者，小金福安由此见证了好些佳话。

小金福安乐滋滋地说：我们的生活充满着阳光。大金福安，更是我从晚报忠实读者成长为资深作者的领路人。他几度耐心地告知我解放、文汇和晚报之间稿件的不同取舍风格，当年晚报也有评论版，他让我学习林放先生的道德文章。等到我基本领会后，大金福安给了我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——游说德高望重的上海社科院院长张仲礼先生为晚报亲自写稿，而非以往接受采访。

老家无锡的张仲礼先生是1920年诞生的，也是晚报忠实读者。不过，小金福安知道我要去转述大金福安口信后，表示很紧张并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因为此时的张老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。为此，张老细细研究了晚报三个月后才动笔，文章主题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模样及挑战。如当时舆论已经认为衣食无忧，但张老认为食品安排还是应该作为政府部门的头等大事来考虑；同时，民生保障房的供应也应该列入规划。大金福安收到张老的特稿后



很高兴，还特地安排了漫画配图，而小金福安表达了深深敬佩。

我和张老刚刚熟悉晚报评论文章的写法后，大金福安又和我们说：“夜光杯是上海的骄傲，是晚报的精、气、神！”让我们积极向夜光杯投稿。我陪张老猛读了一阵子夜光杯，包括出版的精选文集。我俩经研究后，得出结论并告知大金福安——夜光杯文章的特点是三情，即注重情节、情感和情怀。但大金福安回复我们的短信是——关键在行动！于是，张老和我就满怀信心投入了崭新领域。

张老在夜光杯发表文章后，得到了很多老朋友的祝贺。张老提出既然功课好，就应该得到奖励——一顿红烧肉！

小金福安张罗了这顿红烧肉，大伙纷纷钦佩夜光杯的高品位。因为小金福安老家是辽宁，大金福安说起了辽宁是义勇军的故乡，也是志愿军的出发地。张老则表示，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后，他接到父亲从上海发出的信，就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终身教职职位而归国效力。当问起本世纪的大学生、研究生是否充分了解抗美援朝，小金福安回答得支支吾吾，大金福安很不满意，说是思政课要补钙！

大金福安知道我的专业是朝鲜半岛研究，就提议我好好研究志愿军事迹并尽可能地宣讲。根据他的积累，他觉得志愿军烈士总数不止是16.8万多；这个数字是当时的军史专业图书普遍引用的。大金福安还认为：完全有条件、有必要搞清楚全国志愿军烈士总数字和各省份数字，应该像晚报版面的标点符号那样准确。

受他感染，我答应参加相关研究工作，张老和

高铁下来转地铁，地铁出站，一路向南。“我太难了。”灰的天，落着雨，雨掉进脖子里有点儿凉，嘉兴棋友剑锋搜索着百度导航，一声叹息。

车站广场上那些早起的人，开着出租，骑着三轮，推着餐车，从城市各个角落汇拢过来。剑锋也加入了其中。今天他应邀到上海有间面包房参加一项围棋比赛。剑锋是嘉兴的围棋老师，平日里棋瘾难熬，也会上网找人拍两盘，总感觉不大真实，凝视着屏幕，仿佛凝视着深渊。一局终了——在看：零；评论：零；点赞：零。

所以当棋友王阳说起上海这里有间面包房经常举办面棋比赛，他瞬间热血沸腾全身，似乎只有那种正襟危坐、老僧入定的对局，才能代表中年人几十年来的成长、挣扎和坚持。

广场上倾落那一缕阳光，王阳的巧舌如簧在他脑子里走马灯般地闪过：

除了棋迷众筹的比赛，还有职业棋手公益指导棋，冲段少年和大叔的挑战赛，哎，大叔经常被少年杀得落花流水。剑锋表示赞同：是啊，和我儿子一起做中考模拟卷，我分数也没他高。

王阳乐了：有间面包房里就是个迷你围棋大会，最近我们在搞联棋比赛，要求每对联棋组合给自己起个响亮的名号，强行制造高级感：比如王阳和关亚军组合，叫皇冠，林新华和夏支江组合，叫华夏。

剑锋笑道：林新华和关亚军组合，会不会叫新冠？王阳换上一脸肃穆：这里上海，这样的组合绝不允许存在！

小金福安也不断给我打气。为了实现大金福安提出的目标，各相关单位齐心协力攻坚十多年。终于在2020年10月25日前夕，为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，北京正式发布所有省份的烈士数字。如

有位英国同事曾跟我说，他在上海最大的痛苦就是眼巴巴看着各种鱼虾蟹接二连三端上来，而自己只能默默啃口水——他从小很少吃带骨头带刺带壳的，吃起来就特狼狈；再看看中国朋友，个个都是“功夫高手”，不管上的是红烧鲫鱼还是虎皮凤爪，都是大闸蟹还是干煎带鱼，都能灵活、迅速地用嘴去骨吐壳吃肉，自己就更着急——于是他问：把各种食物都去壳剔骨，处理好再吃岂不是更方便？是不是不太喜欢它们裸露着就上桌？

和大家一样，从小就拥有吃鱼这项“童子功”的我，还真没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，直到前些日子。一位好友在微信上说，她当时正开心地吃着丰盛晚饭，突然被一根

鱼刺卡住，吞饭团也不是，喝醋也不是，抠喉咙催吐也不是，正所谓“玩了一辈子鹰，反被鹰啄了眼”，只好很狼狈地深夜赶去医院急诊。医生说，幸亏你来得及时还比较容易，要是晚了卡得深，不但会引起感染，还可能得动大手术。

医生真不是在吓唬人。每年医院的急诊部都要接待无数被骨头卡喉的病人。我也曾在心胸外科听说过好多起，被鱼刺刺穿主动脉造成大出血死亡的例子。

要说大多数中国人都爱功夫，其实也不错，由于我们传统料理认为刺越多的鱼越鲜美，鸡鸭鱼肉也常常带骨烧，全靠品尝时舌头的灵活和运气；我们也乐于享受“刀尖舔血”般的饮食乐趣，虽然不像武林高手那样吞下一把宝剑，但每次吃带刺的鱼，就像吃进去一把混在肉里的针；尤其我们还喜欢边吃边聊，被卡被呛被噎的风险系数更是大大上升——简直用生命在吃饭！

当我认真地思考了吃鱼问题后，发现周围其实潜藏着不少欠火候的“武林高手”：比如我妈铁嘴钢牙喜欢啃小核桃，有一次竟然失了手，愣把一颗大牙嗑

剑锋讨了个没趣，赶紧转移话题：面包房是公共场所，下棋会不会有人打扰？

王阳想了想说：下围棋的人会生成一个结界，闲杂人等自动隔绝，在比赛中根本意识不到围棋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存在。你来玩过就知道了。

有人说围棋老师好当，特别是教低级班的，自身业务水平无需过高要求：毕竟棋渣才懂棋渣。

剑锋不以为然，把围棋里最美好的一面呈现给学生，才对得起老师这身光辉感人的马甲。几十年来兢兢业业，克己自律，因为他相信：只有日复一日的长期坚持，才能等到上天眷顾。

AI时代来得猝不及防，好像网上说的：你必须不停奔跑，才能留在原地。

剑锋从内心里向往着自身水平的提升，向往着上海面棋的氛围：可以和对手复盘交流，感性碰撞，也可以打开AI自我校对，理性总结。

他点击确认了报名，旅途劳顿的他或许不会取得什么好成绩，可谁又不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呢？

无关胜负，只为黑白。风尘仆仆的剑锋抵达了目的地，走进赛场的那一刻，不论十几岁时过去的他，还是几十岁时现在的他，心动依旧。

王阳正在台上致辞：“欢迎来到有间面包店！没有横幅飘扬，我们有面包红肠；没有奖杯奖状，我们有咖啡焦糖；没有诗和远方，我们有高朋满座。”

大金福安年龄，因为以前他总是说：“你们的大哥肯定是绰绰有余的。”今天从他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同学秦湘老师那里得知：大金福安生于1944年3月18日；老家就是复旦附近的江湾镇！

崩了；又比如，我一同学边吃大

麦边追剧，看到激动处一着急，生生吞下又尖又锐又长的枣核，折腾了一晚上；再比如，我同事的阿姨豪迈地“咔咔”啃甘蔗，结果大力出奇把嘴拉了道口口子……至于我自己，因为经常被人劝“趁热吃，趁热喝”，于是就火中取栗奋不顾身，每次都烫得吱哇乱叫满嘴泡。我们好像都有一副“金刚不坏身”，用它榨汁、剔骨、脱壳、浸烫、腌渍、装酒……从没想过自己的身体如同花瓣一样柔弱，得小心翼翼地待它，像对新买来的手机那样珍惜。

最近我们团队出去野餐，当我三下五除二几口干掉两个水果，正用指甲猛抠橘子皮时，突然瞥见英国同事里奥缓缓掏出自己的小水果刀，先把油桃去核，切成数瓣，挨个放入口中细品，然后又用刀尖划开橘子皮，慢慢剥。

我看了看他魁梧的身材和粗壮的双手，气不打一处来：“这个也需要用刀？”

他一脸疑惑：“为什么不？既然刀都发明了这么久。”

说得挺有道理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反驳……虽然橘子皮不费我吹灰之力，但谁不是纤纤玉指的小仙女？！我忽然剥不动橘子了，柔弱地说：“那个……刀借我使使呗……”



边看边聊

七夕会

头也慢慢移开了。这时，我的儿媳进入画面，说了不少安慰和鼓励的话。我也有点忍不住，匆匆地说了“再见”。

朱伟

八个多月时，有天晚上大雨闪电，雷声把他惊醒，我拍着他：“有阿爷在，你放心睡觉。”他又睡着了。孙子刚牙牙学语，与爸妈去超市会叫着买“三得利”，他知道我好这一口。每年的寒暑假，孙子必定到我家住一段日

子去洛杉矶读书后，我们经常视频聊天。说是经常，其实一年也只有数得清的几次节假日，因为两地有时差，我们又怕耽误他的学习。

老伴控制不住情绪，哭了起来。我看得出孙子焦虑的眼神，但他还是慢慢、轻轻安慰说：“阿娘，毛病会好的，要多吃，要多补充营养。现在我们不能回来，等有了航班回来看你……”身高一米八二的孙子平时很坚强，他还是第一次看到阿娘生病的样子，心里肯定很难过。渐渐的声音越来越轻，我看到他的眼眶里含有眼泪，镜

子去年暑假他一人回来，又在张江实习了三个月，阿娘变着花样烧他喜欢吃的菜，每晚等到八点他回来一起吃。可以说，他同我们比自己父母还要亲。

视频过后，我马上发微信给儿媳，她说，已经安慰过了，孙子说以后要每周视频一次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雷打不动，每周日的中午是我们的视频聊天时间。老伴染了头发，振作起精神，每次都坐在客厅里。孙子照例先问恢复情况，又简单介绍他的学习和生活。祖孙情，隔代亲，好像又回到小时候的辰光。

养育